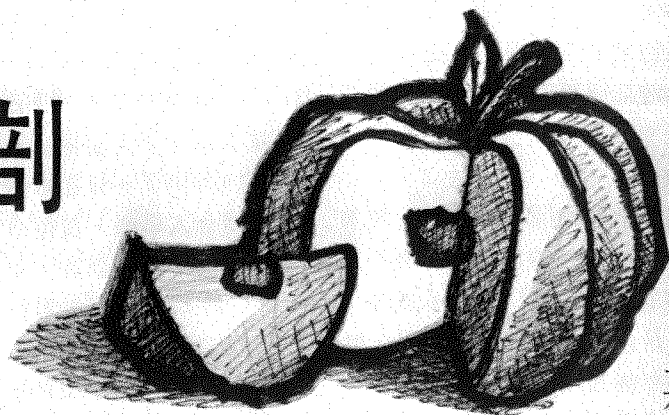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剖



## 斯人

這幾個月來，較少看書，東西也寫得少，整天悠悠忽忽，看著日曆一張一張掀過去，心裡著實慌得很，什麼事都沒做的感覺比做了事而失敗的感覺還難受，沒做事情，心靈是一片空白，時間滴滴嗒嗒的過去，什麼也沒留下，看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心裡又慌了起來，心情一慌又無法定下心來做事，像這樣的循環，近來已經好幾次了，枯坐椅子上，望望書架，看看窗外，心中什麼思考也沒有，如果說有，那也只是一種焦慮的感覺，一個學醫的人碰到這種情形，自然就會想是什麼原因造成的，因此我找了個時間，真正的定下心來想想，讓清晰的回憶和思考割開所有時間所造成的屏幕，開始做一種心靈的解剖，看看到底障礙在什麼地方。

進入醫學院後，我的生活改變了許多，思想也全離了以往的軌，高中時，十六、七歲的少年，抱著拜倫似的憂鬱，哥德似的熱情，嚼著人生的多種經驗，那時的心靈像一湖水，敏感得雨滴飄灑下來，都能激起漣漪盪漾，在春天時，暖和溫馨的陽光從遙遠的山谷湧進了窗內，就能使我雀躍個半天，唱幾首不成曲的調子，頌讚春的來臨，秋天時，逆著肅殺的金風，看著樹葉在風裡中搖，蕭蕭欲落的樣子，就能使我感慨不已，那時的心境，不只是對大自然的景色，容易感觸傷懷，對社會上的人情事

物也莫不如此。現在全不一樣了，看到太陽升起來，也只能哦！哦！應一下說：又一天了，其實到醫學院後，養成晚睡晚起的習慣，暑假兒就沒看過幾回曦陽初昇，更談不上什麼溫馨的感覺，夕陽西下，倒是每天都看，金黃黃又染上粉紅色的雲彩，彩帶似的托著紅得熱透似的夕陽，看著它往下降，心情也只是往下沈，沈在今晚的功課下。

近來心靈的感覺不只是遲鈍，也近乎麻木了，畫裏一襲白衣，在實驗室裏呆了幾個小時，出來後一身疲倦，只渴望能獲得休息，一些較需要思惟的工作全叫它擔擱下去，此時不要說有什麼創作，即使欣賞都勉強得很，聽一首交響曲能聽到夢鄉裏去，看一本書也斷斷續續的，很難再領會它的氣氛。憶方兄從台北寫信來，訕笑說我已經江郎才盡，我不服氣，一方面也心煩得很，想到台北透透氣，到台北後看到急急湊湊的人群，一批批的踏著快速的步伐，奔東走西，想走慢些都不行，因為那會被後面的腳步所踩著，回到這裏看到白衣群人的營來往，才豁然頓悟，我原來是被一種「慢不得」的感覺所催逼著，這種感覺，像一條鞭子似的在後面呼嘯著我前進的方向，老鄭在解剖時說：「在醫學院裏，不能靠天才，要靠努力。」我想也是有道理的，不用功，成績就直往下降，一大堆的術語所砌成的牆，不在上

就被埋在底下。有幾個學文學的朋友，來勸我不動就說什麼踩著人生浪漫的舞步，享受無窮的樂趣，人生是否有無窮的樂趣，我很久沒想它了，但我知道，在醫學的領域前進的步伐，是絕對舞不起來，也絕對浪漫不了，能夠不感覺沈重就已是了不起的事了。

在進入醫學院後，雖然很多方面都擔擱和遲鈍，但也不是說完全只有付出，而沒有收穫，除了在醫學專業知識外，它在人生的道理上也給予我相當大的啓示。以前一位讀甲組的同學，雖然在T大電機系上，有相當好的成績，但他每提到計算機，和電腦時，也不無感慨地說：「我們學機械的道理，你們學人的道理可是到目前為止，機械只不過應用人的道理的一點皮毛而已，譬如說，電腦和人腦比起來，就實在太渺小了，電腦的線路，就無法做得像人腦神經元的那樣精微細小，至於思考的機能，那更不用說了。」，感慨的還不止於此，當我提到人體上的種種回饋，以維持生理上的平衡，和將社會當成有機體，以生理上的原理解釋社會情況時，他只有驚嘆的份，後來他選修生理學，也不知學得怎麼樣，只知道他後來用生理學的原理應用到機械工程，寫了一篇論文，得到T大五千元獎金。

這些日子來，只感覺功課一天重過一天，有讀不完的書在前面擺著，但有時心裡又鬆得很，言不及義的聊天，有時一聊就一個晚上，茫茫然的一天過去，也不能說沒有後悔，有一種來日方長和過去的也追不回來的感覺，讓心裡釋然些，這樣的過程，往往一天跟一天的重演，一星期後，功課事情都擔擱下來，才覺悔的懺悔，接著又麻木的埋在功課裏。

剛到醫學院時，還能每天看個一、兩小時的書，那時看書只求興趣，一本胡適的「中國思想史上卷」，能翻出許多滋味來，一本楊牧的詩集，能領會出許多絕妙處，那時有幾個朋友曾勸我，有時麻木些，生活會豐富多了，當時我昂然的說：「當你在森林裏看到小溪緩緩澈澈的蜿蜒而來，上面飄浮著幾片翠綠的樹葉，旁邊奏鳴著自然蟲、鳥的啼聲

，你能麻木到不欣喜嗎？」，那時我只感覺歲月不留人，連他這麼個富有才思的人，性情都被磨鈍了，我順手把陳鼓應編的存在主義哲學塞到他手裏，反勸他好好找回本性，幾個寒暑過去，抱著解剖，病理的書籍，誦著長而又整悞的名詞，我這時真想說，「當你看到小溪蜿蜒蜿蜒的流來，你怎能還有心情欣喜?!」。大自然像個書本上的圖譜，小溪像血管，樹葉像血球，這一切都像個題目，在問這是什麼？每想到圖譜上的血管、神經系統，再加上莫明其然的奇經八脈，我真想說，這到底是上帝的傑作呀！

太久了，也不知確實原因是什麼，就是提不起勁來看書，每天功課唸完，寧可沒有目的繞一圈台中市，也定不下心來，長篇的小說，精練的詩看不下去，有時連那短短的一篇散文，也頗不容易讀完，這或許和唸完一整天沈重的功課後，想獲得極鬆懈的心情有關，但後來仔細想想，這不是主要原因，沒有目的的閒逛，只能增加時間逸去，一事無成的感覺，並不能使心情鬆懈。有時一股起伏難平的思潮會直湧心頭，也捉摸不定它是什麼，來的時候，有時像夾著翻騰的波浪洶湧不已，有時又像蒙上灰厚雲層的穹蒼，氣壓低得使人心情壞得很，這時我願意踏上東海的大度山，到那裏吸些不同氣氛的空氣，那裏地方大，幾顆不修邊幅的木麻黃，在風裏招搖，颯颯風擊拍著樹葉的聲音像是自然悸動的交響曲，這時我的思潮漸能平服，又得到一種動而靜後的舒適感，此時思路特別清晰，想想或許是生命的另一樂章，已在心中譜上了另一種特殊的音符，高曲低調的和著輕快的主題，這是丘比特邁過時空傳來的信息，接受或拒絕都由不得人。

可能一方面是麻木後清醒的焦慮感，一方面是難以適應的思潮起伏不平，這使得我難以定下心來，但這只是生命過程成長的一個階段，每一階段生命的成熟，都得付出過去的安全感，和面臨未來不可知的路途險阻，而路途險阻總得過去，生命的成熟也將展在眼前。